詩人書法家李猷

● 孫樹模（名作家、著有歸鄉驚客夢）

秦淮舊夢人猶在，

燕市悲歌酒易曠。

忽漫相逢頻把袂，

年來聚散感浮雲。

右引敦敏詩追懷李嘉老（李猷，字嘉有

，江蘇常熟人，昔日交通銀行同仁均稱呼他

「李嘉老」，本文擬沿用此項稱謂，以示對

逝者的崇敬。）

邂逅言戲竟成永訣

最後一次見到李嘉老，是在台北中心診所。那天他顛巍巍地由其夫人蔡香枝女士攙扶著走到掛號台，與一年前的他，簡直判若兩人。

一年多前，大陸京劇名角梅葆玖來台獻演梅派名劇「天女散花」的那個晚上，我和他在國父紀念館的走廊上相遇，他還興高采烈地談起國劇大師梅蘭芳與（嘉老國劇啟蒙老師）孟小冬以往在上海天蟾舞台合作演出「打漁殺家」的盛況（按孟小冬為國劇坤伶鬚生泰斗，曩昔馳譽大江南北，一般人譽之

謂「冬皇」，足見其聲譽之隆，後嫁上海聞

人杜月笙，來台後息演，旋病歿於台北，嘉

老在國劇方面曾受其指點，無事時常哼名師

傳授的「李兩句」——「父女打漁在江下，家

貧那怕人笑咱」；誰知一年相隔，嘉老竟

衰頹如此。

本年八月廿三日晚上，嘉老更以衰病之

身竟罹車禍，延至九月九日夜逝於台北仁愛

醫院，享年八十三歲（一九一四、五、十一

——一九九六、九、九）。世事無常，此之謂

歟？

國學大師煙斗為記

我國金融史上，中央、中國、交通、農

民四家銀行均各有一片天地，在大陸時期都

曾發行過鈔券，其中尤以交通銀行所發行者

火車頭為記的十元券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一

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國府播遷來台，四行

並未在台開業，直至民國四十八年交通銀行

首先奉命在台復行，才又重整旗鼓，擔負起

工業銀行的使命，營業對象仍以路、電、郵

、航為主。

首任董事長為趙志奎（在軍旅生涯中，

趙曾追隨陳誠有年，大都擔任後勤業務，來

台後，曾任國防部預算局局長及台灣省煤業

調節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經理為趙葆全（

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博士，在大陸時期曾任中

國農民銀行總經理，後任交行董事長與中美

銀行董事長）。

交行復業之初，少不了要招兵買馬，四

十九年初曾招考一批臨時人員（其實就是試

用員），張寶熙（曾任交行新加坡分行經理

、國外部經理及中央銀行外匯局局長，日前

病逝台北）與傅潤孫兄（現任中華票券金融

公司總經理）皆在其列，同年底復委託考選

部招考第一批試用員二十人，筆者亦忝列其

中。依照當時行方規定，新員皆須接受為期

兩週之業務講習，由各部處主管輪流擔任講

師，除細述有關法規之內部作業流程外，並

介紹交行過去的輝煌歷史與眼前的時代使命

。就在這兩週講習期間，不時有一位口啣煙

斗，氣派非凡，面團團如富家翁的人物行走

其中，吾人皆猜測此人不是董事長，就是總經理，後來才知道他就是詩才橫溢、筆掃千軍的秘書處李副處長嘉有先生（當時處長由陳副總經理惠夫兼任，為先烈陳英士哲嗣）。

李猷曾受業於名詩人楊雲史，故嘗以楊雲史傳人自居。民國二十一年考入交行，擔任人事工作，二十四年派赴香港支行協助經理徐柏園辦理駐港事務，二十九年調回重慶總管理處為董事長錢新之秘書，三十五年調天津分行擔任襄理並兼代天津市銀行公會秘書長，四十八年交行在台復業，任秘書室副主任，旋室擴充為處，遂改任副處長，六十八年屆齡退休，隨即在淡江大學兼授文史，直至七十九年以體弱辭。

古文觀止難圓午夢

交行新員報到，講習後，即分發各部處試用，為期一年，期滿須繳交論文才正式評等核薪以辦事員任用。筆者應試時，以中、英文成績較佳，故初派在秘書處工作，李嘉老遂成爲我的頂頭上司。他當時爲加強全行新員語文訓練，曾簽准聘一楊姓老師午間在三樓會議室講授「古文觀止」，規定新員須一律參加，並指派頗爲其欣賞的張寶熙兄爲「學員長」。筆者不才，幼年讀私塾時，在塾師戒尺的寒光下，就曾哼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一色」；如今在試用階段，即擔起草擬復行後的有關內規與核閱文稿等

工作，終日埋首案牘，中午飯後，急思作片刻之小憩，以便下午再續上午未完篇章，那有精神去重溫兒時舊課，故常在辦公桌上伏案尋夢，雖經嘉老與張寶熙兄一再催促，亦報之以堅拒的態度。在這樣「獨樹一幟」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爲嘉老所諒解，但始終未予當面呵斥，其涵養與容忍功夫可稱一流。

旋我調至國外部，白天工作雖然繁瑣，夜晚則比較空閒，故常在報章雜誌上投稿；嘉老當時亦着手寫人物典故傳記，故常不齒下問，諮詢於我，從此，嘉老則經常與我探討古詩新詩和英詩的韻律與異同，成爲亦師亦友；暇時亦常與我切磋國劇，行內也由其組成交行票房，並請名家臨場指點唱腔身段與台步，每逢周六下午，鑼鼓點子響徹交行三樓，他那「李兩句」也經常在同仁的耳畔繚繞。民國五十六年我由國外部調掌秘書處事務科，某日剛下班時分，嘉老又來到我的辦公桌前，低吟淺唱他那經過高人指點的「打漁殺家」，正在搖頭晃腦韻味十足之際，適陳副總惠夫翩然而至，靚狀不禁莞爾，遂以詼諧的語調仿照嘉老的唱腔說：「衆人都要回家轉，那有心情學『冬皇』！」室內衆人皆忍俊不住；那時總行人少，上下和陸如一家人，乃有此滑稽突梯的場面出現。

條幅相送以壯行色

民國五十九年我奉命至台中籌設分行，當時台中港尚未興建，全市人口不過七十萬

人，而當地已有的金融機構（如台銀及三商銀等）均已根深蒂固，我行要在台中開疆闢土，談何容易？臨行前，嘉老要送我一幅字以壯行色，我要他把尼采的一首四行詩寫在條幅上，其文曰：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苦痛，
跛跣那不堪跛跣的泥濘，
負擔那負擔不了的風雨，
探索那探索不及的晨星！」

赴台中後，那幅字就掛在經理室，當作我的座右銘。台中行當時的行舍是臨時租來的，瀕臨於火車站左近的綠川西岸。開行一年後，嘉老向我索稿，要我寫一篇有關開行經過的報導文字刊載在他所主編的「交行通訊」上。我推辭未果，只好以小說的筆觸寫了約六千字的「綠川細語」，描述一年來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甘苦。嘉老閱後，大加讚賞，認爲頗富「可讀性」與「啟發性」，乃以顯著的篇幅刊登在一九六二年三月號「交行通訊」的首頁，因而深獲當時交行當局的關注與慰勉，無心插柳，竟獲不譽之譽；若非嘉老逼稿逼得厲害，誰知道我在「熱滿西樓」的台中行堅苦奮鬥，朝夕以尼采的四行詩自勉！

王李擘窠各有千秋

說真格的，李猷杯口大的字，寫得筆態墨飽，既挺且秀，是揉合顏（真卿）體與柳（公權）體而自成一格，頗有自信，但寫擘

窠大字時，卻常自謙沒有王壯老（爲）的蒼勁有力（王壯爲原任陳誠秘書，陳誠逝後，轉任交行總管理處秘書，以書法篆刻聞名）。其實我認爲王字與李字是不相上下，各有千秋：王字揮灑自如、筆力千鈞，而李字則工穩無疵、力求完美；換句話說，李猷的字是經過十載寒窗千錘百鍊而成的，如把曹雪芹寫紅樓夢的功夫比美李猷練詩練字的毅力，同樣是：「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君不見坊間懸掛的「中華票券金融公司」的招牌，就是出自李猷的手筆，均勻剔透，功力非凡。李猷以學楊雲史的詩，習柳公權的字、唱孟小冬的戲、做交通銀行的事，窮其一生。晚年乃有紅並樓詩、紅並樓文存，紅並樓詩文續集、近代詩介及龍潤詩話等著作問世，並在公餘擔任中華詩學季刊社長、詩學研究所所長、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書法組召集人以及孟小冬國劇興學基金會副董事長等職務。在交行時，嘉老經常請我們年輕一輩同仁至其寓餐敘，那時祇知道他的掌上明珠李梅在台大攻讀農藝，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茲見其訃告，始知嘉老尚有長子楨、次子午、長女麗滯留大陸，分別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上海機械學院及北京師範大學，此次均來台奔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詩文」照汗青，嘉老當無憾矣。唯一使人傷痛者，是他最器重的溫文內斂的張寶熙兄，竟在他逝後一月，突以心肌梗塞症辭世享年才六十二歲，舊識半零落，誠令人有不勝滄桑今昔之感。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